



773

恐怖系列

蔡骏◎著

猫眼

午夜。窗，忽然开了。
风吹进了房间，微微拂动着雨儿的发尖，摩
挲着她的脸颊。雨儿睁开了眼睛，房间里一
片漆黑，就连窗外也没有多少光亮。忽然，
她听到了某种声音……

北方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multiple stories and windows is shown in a dark, atmospheric style. In the foreground, a silhouette of a cat is visibl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evocative.

猫眼

蔡 骏◎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眼/蔡骏 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12

(773 系列小说)

ISBN 7-5317-1785-9

I.猫… II.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710 号

猫 眼

773 恐怖系列小说

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书 号 ISBN 7-5317-1785-9/I·1663

引子

雅克·萨非是在凌晨五点钟醒来的，下巴一阵轻微的颤抖，他几乎能听到自己上下牙齿间的碰撞声。他仿佛是刚从溺水中被解救出来那样，贪婪地深呼吸了几口，让黎明时分寒冷的空气灌入自己的体内。

他微微睁开眼睛，看到窗户正莫名其妙地开着，一阵风直扑到他的脖子上，忽然有一种喉咙被人扼住的感觉。雅克记得自己入睡前明明是把窗户锁好的，他伸出微微抖动着手，重新关好窗户。此刻，窗外淡紫色的天空渐渐地发亮，黑夜即将过去，晨曦很快就会覆盖S市的大地。

雅克清理了一下杂乱而潮湿的头发，发现自己的额头上满是汗珠，那个该死的梦，雅克又回想着刚才所遭遇的噩梦，在最近的十几天，每当这个时候，这个相同的梦就会造访他的灵魂，纠缠着他，吞噬着他。梦里的那个中国男人，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看着雅克，伸出那只异常苍白的手，食指缓缓地指向雅克的眼球……雅克猛地抬起双手保护自己的眼睛，再也不敢回想这可怕的梦境了。

可是，雅克今天还是要去看看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因为，这个人将在今天清晨被处以死刑。

瞬间，雅克的眼前又掠过了那栋黑色的房子。

他有些喘不过气来，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穿上租界警官的制服，走出了房门。这是1936年S市法租界的街头，天色已经微微地亮了，雅克打

了一个冷战，他冰冷的脚步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回荡，只有两边的梧桐树叶听到了他脚步里隐藏着的东西。

天上忽然飘起了雨丝，雅克加快了脚步。

清晨六点钟，雅克·萨非警官走进了法租界监狱，穿过阴森漫长的地下走廊，他来到了一间小房间。屋里有几个中国人和法国人，他们都穿着制服，神色冷峻严肃。

雅克问他的中国同事：“他醒了吗？”

“是的，他已经醒了，一切正常。现在就让他出来吗？”

雅克沉默了一会儿，微微点了点头。

几分钟以后，房间里的人们听到了一阵脚镣的声音，他们都有些紧张，尤其是雅克。门打开了，金属碰撞的声音有些刺耳，终于，雅克再一次见到了他。

那个人显得异常平静，穿着一件纤尘不染的干净衣服，只有手铐和脚镣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死刑犯。雅克极不情愿地看着他的脸，忽然，他向雅克微微一笑。雅克禁不住后退了一步，但随即感到这个动作让他在同僚面前丢了面子，是他亲手把眼前这个人送进监狱的，这使他成为租界最有名的探长。

首先说话的却是死刑犯，他微笑着用熟练的法语打招呼：“雅克，早上好。”

雅克低下了头，避开对方那熟悉的眼神，默不作声。

“就是今天吗？”死刑犯显得异常从容。

雅克怔了怔，终于点了点头。

对方继续说：“我知道，就是今天。雅克，外面下雨了吗？”

那声音很柔和，如同是在絮叨着家长里短。雅克受不了他的这种语气，干咳了一声，然后用严肃的官腔说：“你要吃些什么吗？”

同僚端了一盘子丰盛的饭菜放在死刑犯的面前。死刑犯点了点头说：“最后的早餐？”然后，他把被铐住的双手抬起来说：“能帮我打开吗？”

雅克犹豫了片刻，小心地打开了手铐。

死刑犯活动了一下手腕，轻声地说了“谢谢”。然后，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那一盘饭菜。吃完以后，他平静地说：“我吃饱了，谢谢。”

另一扇门打开了，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把他带到了行刑室。

这是一间密封的房间，冰冷的墙壁上似乎印刻着某种奇怪的东西，雅

克每次走进这房间,观看他的犯人行刑时都会闻到一股特别的味道,那是死者们留下来的,恐惧,抑或欢乐?

房间中心竖着一具不大的绞刑架。绳索和套圈都已经系好了,悬挂在横梁上,就像是一条蜷缩着身体的蛇,随时都有可能向人吐出舌头。

没有人催促,死刑犯自己走上了绞架。他没有要蒙脸布,默默地看着房间里所有的人,然后,他把绳圈套在了自己脖子上。

他缓缓地向雅克说:“可以开始了。”

雅克回答:“既是开始,又是结束。”

脖子已套上绳圈的死刑犯似乎在纠正说:“不,既是结束,又是开始。”

“开始”两个字的声特别地长,余音长久地缭绕。雅克来不及想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依然有些不寒而栗。

此刻,绞架下的踏板打开了。

雅克忽然想吐,他冲出了房间,趴在冰冷的墙面上。

十分钟以后,同僚们从行刑室出来,告诉雅克,那个人已经死了,他们问他还要不要进去看一看那个人?雅克摇了摇头,他永远都不要再见到那张脸了。此时此刻,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离开这里,离开S市,远远地离开,永远也不要再回来。因为,这里有令他恐惧的梦魇,那个刚刚断了气的人,还有,那栋黑色的房子。

一个月后,雅克·萨非踏上了从S市驶往马赛的凯瑟琳公主号客轮。当凯瑟琳公主号客轮进入印度洋以后,有人在黑夜里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纵身跳入了大海,随即被黑暗的波涛所吞没。

当客轮停靠在目的地马赛港以后,在全部的乘客中,惟独失踪了一个叫雅克·萨非的前S市法租界警官。

—

午夜。

窗，忽然开了。

风吹进了房间，微微拂动着雨儿的发尖，摩挲着她的脸颊。雨儿睁开了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就连窗外也没有多少光亮。忽然，她听到了某种声音。

那声音来自雨儿的头顶，“笃——笃——笃——”。她的心跳突然加速了，那声音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就像是一把凿子嵌入她的心脏，让她的心如此地难受。那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声音，像是脚步声，不断地徘徊着，从天花板的左面一直走到右面，从前面走到后面，似乎还有某种规律。

这里是七楼，是这栋楼的最高一层，天花板的上面就是楼顶的天台了。“笃——笃——笃——”，声音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快，透过房顶和天花板在房间里回旋着。是谁在深更半夜跑到楼顶的天台上去呢？雨儿的后背忽然莫名其妙地渗出了冷汗。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身边的童年不见了。她伸手抚摸着身边的被单，还微热着，她想叫他，但是喉咙过于干渴了，竟然说不出话来了。

楼顶的声音还在继续。

雨儿从床上爬了起来，夜风迎面扑来，她小心地关上了窗。雨儿又抬起头看着天花板，那奇怪的脚步声穿透了一切的阻拦物，直逼她的耳膜和心房。

她披上了一件白色睡衣，然后走出房门。黑暗的楼道里什么都看不清，左边是下去的楼梯，右边是通往天台的楼梯，她选择了右面。

楼顶的天台，空旷无物，只有几个水塔孤零零地伫立着。风很大，一片黑暗，四周仿佛是万丈深渊。头顶是满天的星斗，不知道在向雨儿暗示着什么。她借着周围大楼上的彻夜通明的2002韩日世界杯广告牌所发出的光线努力地看四周，什么都没有，就连那奇怪的脚步声也消失了。风吹

乱了她的头发,让她站立不稳,后退了好几步。她再也不想留在这可怕的地方,缓缓转过了身体。

忽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雨儿猛地回过头来,伸出手用力地向身后推去。接着,身后传来了她所熟悉的声音。

“雨儿,是我。”童年被推倒在地上,缓缓地站了起来。

“童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雨儿这才从惊慌失措中回过神来,微微喘着气。

“我睡不着,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件事。”

“什么事?”

黑夜里,他们看不清彼此的脸,于是就靠得很近,近到童年能闻到雨儿体内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一把搂住了雨儿,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我们回家吧。”

“那快下去吧。”雨儿低吟着。

“不,”童年摇了摇头,“我说的是回到我在S市的家。”

“S市的家?”

“是。”

雨儿有些疑惑地看着童年问:“你不是说你已经没有家了吗?”

“不,我有家,我的家在——”童年把目光从雨儿的面前移开,望着远方,缓缓地念出了三个字——“黑房子”。

“黑房子?”

突然,一阵奇怪的风掠过天台,风把披在雨儿肩上的白色睡衣高高地掀起,如同一个白色的幽灵跳着华尔兹向楼下缓缓坠落。

二

客轮缓缓地驶入了江口,穿破笼罩在江面上的薄雾。雨儿没有跟着童年挤到甲板上去,而是独自守在舷窗边,静静地望着雾气弥漫的江面和江

边那些模糊的景物。这一切都呈现出一股青黑色,如同一幅铺开在江面上的丹青水墨,近乎纯粹的写意。

她能理解童年为什么要突然决定离开生活了许多年的小城而回到S市,也许是因为她和童年在一个星期之内双双失去了工作,也许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了而产生了厌倦,也许是因为童年的黑房子。雨儿不愿再多想了,她也想换一个环境,至少在S市她能重新找到工作。想到这些,她的心情就好了一些,这时候,她可以透过薄雾望见江滩的那些建筑了。于是,她心里有了一些特别的感受,这与70或80年前乘着海轮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的感触是一样的。

“你在干什么?快到码头了,收拾行李走吧。”童年来到了她身边说。

十分钟以后,童年和雨儿在客运站码头下了船,他们的行李很少,很快就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了马路边。

雨儿有些贪婪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说实话这里的空气并不是很好。她回过头,眺望着江对岸,几十栋巨大的建筑矗立着,浓重的雾气把那些建筑高高的顶层覆盖了起来。雨儿没想到自己对S市的第一印象居然是雾。正在她凝视的时候,童年已经拉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一路上绕了很多弯路,并不是司机故意这样,实在是童年自己也讲不清楚他的目的地在哪里。他几乎忘了自己过去住在哪条路上,惟一记得的是“黑房子”,他是这样对司机描述的——“一栋黑色的房子,三层楼法式洋房,有一个砖砌的烟囱……”雨儿觉得童年的描述就像现在弥漫的雾气一样让人不可捉摸,最后她拿出了地图,和童年一块儿在地图上寻找,终于一步步地缩小了寻找范围。

最后,出租车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马路边停了下来,童年和雨儿下了车,抬头望见了那栋黑色的房子。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那栋隐藏在绿树丛中的房子。看不清房子的正面,只能看到三楼和黑色的屋顶,还有那个早已废弃了的烟囱。这栋房子的外墙和屋顶都是黑色的,虽然看起来很坚固结实,但黑色也隐隐地露出了一些晦暗阴霾的气氛,就像刚才的雾。雨儿仰望这栋房子的屋顶,那是一种经常在法式建筑中看到的“蒙厦式”屋顶,即屋顶有两个坡度,上部坡度平缓,下部和两侧坡度陡峭。雨儿向旁边走了几步,发现在屋顶的另一面,似乎还有一个“老虎窗”式的天窗或阁楼。

忽然,她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她有了一种奇怪的预感,这预感到底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楚。一阵风吹来,拂动着她的发丝,雨儿低下了头,

身体向童年身上靠了靠。

“雨儿，你怎么了？我们到家了啊。”

“也许，也许刚才在船上着凉了。别担心，我没事的。”雨儿又抬起了头，她忽然觉得这栋房子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缓缓地问：“黑房子？”

“是的。”

雨儿仰望着黑色瓦片覆盖的屋顶问：“这里就是你的家？是在哪一层？”

“全部。每一层都是。”

“每一层？你是说，这整栋小楼都是你家的？”雨儿显得非常惊讶。

与雨儿的惊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童年的平静，他淡淡地回答：“没错，整栋楼都是我家的。”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什么人都没有了，这栋房子已经空了十几年了。别问了，跟我来吧。”说完，童年拉着雨儿略显激动的手向路边的一条小巷走去。

雨儿看到在房子和马路的中间隔着一块很大的绿地，绿地里长满了各种植物，密密麻麻，显得阴郁而深邃，许多树木也许有数十年的树龄了，把房子的一二层都覆盖住了。小巷很深，但童年走到巷边第一个门就停了下来。那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童年从包里掏出了一把老式的钥匙，塞进了铁门的锁眼里。

“但愿这把钥匙还能用。”童年对自己说。

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很久才把门打开，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童年轻轻地推开了铁门，雨儿跟在他身后小心地跨了进去。门里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散发出一股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落叶腐烂后的味道。天井的围墙围着黑房子整整一圈，雨儿注意到围墙的另外一头坍塌了，有一个一米多宽的缺口，但被外面的绿树覆盖着。

“雨儿，看什么呢？快进来。”童年已经打开了底楼的房门，走了进去。

雨儿紧跟在后面走进了黑房子，一进门，她就闻到一股陈腐的味道，用手在鼻子前面挥了挥。

童年拍着她的肩膀说：“别害怕，这房子已经十几年没人住了，所以一定积了很多的灰尘。”

雨儿看了看客厅，非常宽敞，摆放着一些很简单的家具，墙边还有一个大壁炉，直通屋顶的烟囱。这里采光不太好，显得异常阴暗，使得童年的脸一直被阴影覆盖着。她小心地迈着步子，看到客厅的尽头是一条走道，走道边上似乎还有房间。在客厅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厨房，现在堆满了各种

杂物。客厅里有一道楼梯通往二楼。她轻声地问童年：“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是的，我就出生在这栋房子里。在我十岁的时候才离开这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你过去没对我说起过这些？”

童年摇了摇头：“有这个必要吗？我不想回忆过去，不想。”

雨儿听出他的话里隐藏着某种苦涩，她带着歉意说：“对不起，童年。”

童年微微笑了笑：“没关系，我会慢慢告诉你的。来，我们上楼去看看。”

雨儿跟着童年踏上了楼梯，脚下的木板立刻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随时都会散架。雨儿不敢用手抓旁边满是灰尘的木栏杆，只是小心地看着脚下。

“别怕，我小时候这楼梯就是这样，不会有事的。”童年伸出手拉住了雨儿。

“童年，我只是感到——”她没有说下去。

“感到什么？”童年拉着她继续往上走。

“没，没什么。”雨儿微微叹了口气。

他们来到了二楼。迎面就是一条阴暗的走廊，走廊边没有窗，雨儿什么都看不到，只能依靠被童年紧紧握住的手来辨别方向。童年伸出手，在墙壁上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摸到了电灯开关，电灯的光线不停地跳了许久才照亮了走廊。

童年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到了第二扇门前，雨儿忽然觉得有一双眼睛，不，是一只，一只眼睛正在看着她。她一抬头，看到了那只睁大着的眼睛——猫眼，那扇门上装着一个猫眼。

雨儿缓缓地吁出了一口气，但那种奇怪的感觉还在。童年刚要开门，她却说：“等一等，这个猫眼很奇怪。好像，好像是装反了吧？”

“嗯，是装反了。”

雨儿又仔细地看了看猫眼说：“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从门外向门里看的猫眼呢？”

“谁知道呢？反正在我出生以前就有这些猫眼了。”

“这些猫眼？”

“是的，这栋房子里面几乎每一扇房门上都装了猫眼，而且全是从外向里反装的。”说完，童年把眼睛凑到了猫眼前面往里看去，忽然，雨儿看到童年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弹了出来一样，表

情非常奇怪。

“怎么了？”雨儿拉着他问。

童年呆呆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轻声地说：“没，没什么。”

雨儿疑惑地看着童年，然后，把自己的眼睛凑到了猫眼前面。透过猫眼，她看到房间里面一片模糊，就像是蒙了块磨砂玻璃，什么都看不清。

“别看了。”童年一把推开了门。

雨儿小心翼翼地踏进了房间，她仔细地环视了一圈，房间里依旧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不过她想，大概老房子里总会有这种味道的，尤其是这栋空关了十几年的房子。房间很大，至少有30平方米，有一排很长的木质窗户，光线错落有致地投射在积了厚厚灰尘的地板上。

“过去我的父母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童年缓缓地说，他走到了一张钢丝床前，没有被褥，钢条和钢架裸露着，就像一排肋骨，他看着那张床，停顿了片刻后说：“这就是我父母睡的床。”

“那你的房间呢？”

“也在这一层，不用进去看了，我们就住这一间，足够大了。卫生间在走廊的另一头，很方便的。”

雨儿又看了看走廊问：“这栋房子这么大，过去就只住了你们一家？”

“是的，就我和我的父母。”

“那你为什么离开？”

童年愣了一下，缓缓地说：“因为——我失去了父母。好了，别问了，我说过，我会慢慢告诉你的。我们快点把这个房间收拾一下吧，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了。”他伸出手抚摸着雨儿的头发，微微笑了笑说：“我们先把房间打扫一下吧，我到楼下去看看有没有工具，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说完，童年离开了这个房间。雨儿一个人站在房间的中央，她听到童年急匆匆下楼的声音，那声音持久地在整栋房子里回荡着。她小心地走到了窗前，隔着一小块空地和围墙，对面是一栋白色的三层楼房。

雨儿又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看到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橱，再除了钢丝床架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家具了。梳妆台上有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雨儿站到了镜子前面，镜子上蒙了许多灰，看不清自己的脸。她又打开了衣橱的门，发现里面挂着几件女人的衣服，样式很老了，并发出浓烈的樟脑丸的味道。雨儿先是一怔，然后她的手情不自禁地向衣橱里面伸去。

“你在干什么？”

身后突然传来了童年急促的声音，雨儿立刻把手抽了出来，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摇着头说：“你不要总是这样在别人的背后突然说话，这样会把人吓死的。”

“对不起。那是我妈妈过去穿的衣服，十几年了，一直没动过。”他语气有些沉重。

“嗯。”雨儿不想再究根问底了，自她认识童年那天起，童年就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父母，更没有提起过这栋三层楼的房子。

童年走过来把衣橱的门重新关好，他的手里还拿着扫帚和拖把，“好了，我们开始吧。”

雨儿不再胡思乱想了，她笑了笑说：“好，我来擦玻璃。”

三

黄昏时分，童年和雨儿走出了黑房子。

他们清理了整整大半天，忙得筋疲力尽，才把二楼的一间卧室和卫生间收拾干净了。至于其他的房间，则连房门都还没有打开过，而三楼他们甚至还没有上去过。童年说如果要把楼上楼下总共十来个房间彻底清理一遍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幸好水、电、煤气都是现成的，不过明天一早童年还要到物业等部门去办理手续。两个人累了一天，暂时也还没有做饭的条件，他们决定第一天的晚饭在外面吃。

马路两边都是绿荫，黄昏时分更加显得幽静，没有多少行人和车辆，他们转过了路口，找到了一家餐馆。

餐馆很小，也没有多少人，但布置得很有些艺术气息，与这里廉价的菜肴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墙壁上挂的几幅风景油画吸引了学美术出身的雨儿的目光。童年很疲倦地坐下，要了几个简单的菜。在点菜的时候，雨儿总觉得周围的人们在盯着他们，那些锐利的眼神很奇怪，就像是看着什么贼似的。点完菜以后，雨儿悄悄地把这些告诉了童年。

童年慵懒地说：“你今天怎么总是疑神疑鬼？别乱想了，来这里吃饭的大概都是熟客，而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所以才引起别人的注意吧。”

这时候，菜上来了，童年打断了雨儿的冥想：“看什么呢？快吃吧，忙了一天，我早就饿了。”

童年吃起来有些狼吞虎咽，看来确实是饿了，雨儿却吃不了多少，她总是不断地把目光投向餐馆外边的马路上。天色渐渐地暗了，人们的脚步匆匆，没有金色的夕阳，一些风吹过，路边的绿树摇曳不停。她忽然转头缓缓地说：“童年，我没想到你们家的房子那么大。”

“房子大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想想我们过去的日子，我多么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宽敞、整洁、明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雨儿想起了过去蜗居的小屋。

“现在你得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不是吗？”童年显得很平静。

“是的，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只是觉得，对我来说这栋房子来得实在太突然了，我真怕，真怕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给吓晕过去，要知道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的人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一层楼，而我们一下子就拥有了三层。”

童年微微笑了笑：“好了，我的雨儿，你应该得到幸福，我必须给你幸福，这是我的使命。”

雨儿低下了头，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至少到现在为止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她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声：“谢谢你，童年。”

“别对我说谢谢，对我来说，这栋房子只不过是一笔遗产而已。要谢就谢建造这栋房子的人吧。”

“是谁建造了这栋房子？”

“我的曾祖父。好了，我只知道这些，我对过去的事情不感兴趣。”童年边说边往自己的嘴里塞菜。

“可是，你为什么要在十岁的时候离开这栋房子呢？”

童年停顿了一下，雨儿觉得他的眼神里藏着一种奇怪的东西，然后童年吐出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因为在那一年，我失去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原来是这样。”雨儿这才明白了童年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父母和家庭。

童年以他那平稳的语气继续说：“那一年的某个夜晚，我妈妈神秘地

失踪了，我们到处寻找她，可是再也没有她的下落。过了没多久，我爸爸也发生了意外，从房顶上失足摔了下来，他死了。”

雨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伸出手，抚摸着童年的头发，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可怜的孩子，童年，你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她说话的口气就像妈妈在抚慰受伤了的孩子。童年则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她的轻抚。

雨儿还在抚摸着他的头发，忽然，她感到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们。雨儿抬起头向窗外望去，她看到在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正通过餐馆的玻璃窗看着她和童年。

虽然天色已暗，但白色的路灯却亮了，照亮了路边的年轻女子，她留着卷曲的长发，穿着—条粉色的裙子，她很漂亮，皮肤特别白，至少不逊于雨儿，她的目光正紧紧地盯着雨儿和童年，当她和雨儿的视线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掠过—丝奇怪的东西。这时候童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也抬起了头向窗外望去，他也见到了那个女子。对面的女子又与童年对视了—会儿，嘴角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然后就继续向前走去，消失在雨儿和童年的视野里。

“奇怪的女人。她为什么盯着我看呢？”雨儿不解地问。

“算了，别去想她了。”

雨儿忽然加重语气说：“她也盯着你看了。而且，她给了你—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童年微微一笑：“你吃醋了？”

雨儿也笑了，使劲地在童年的胸前捶了两下说：“你怎么又胡说八道了。”

他们两个人—起笑了一—会儿，童年忽然站了起来说：“我吃饱了，你呢？”

“我早就吃好了，我们回家吧。”

“好的，回家。”

听着童年的话，雨儿忽然觉得“回家”两个字很幸福。他们结了账，走出了餐馆，又向黑房子走去。

当童年和雨儿离开餐馆以后，餐馆里两个沉默了许久的老食客终于能够大胆地说话了：“你知道吗？刚才我看到他们是从黑房子里走出来的。”

“天哪，你没看错吗？黑房子可空了十几年了。”

“当然没看错。”

“唉，今天晚上又要做噩梦了。”

他们不再说话了，两个老人的眼里流露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眼神，保持着缄默，小餐馆终于又恢复了寂静。

四

卫生间很宽敞，虽然瓷砖和浴缸都是十几年前的，但经过一天的清理以后还是像新的一样。这是搬进黑房子的第一夜，还没来得及装热水器，但雨儿觉得今天出了许多汗，必须要洗一个澡了，只能由童年为她烧热水。

雨儿的全身浸泡在热水中，她回想着今天发生的全部的事情，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她一点都没想到现在自己会拥有这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这让她毫无心理准备，有时候突如其来的幸福，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她又摇了摇头，否决了所有的胡思乱想，也许这是所有刚搬进新家的女人都会有的恐惧吧。很快她洗完澡，穿上了一件睡衣，走出了卫生间。

卫生间位于走廊的尽头，到走廊另一端的卧室还有一段路。走廊里的灯被关掉了，漆黑一团，雨儿睁大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清。头发还冒着热气，她有些发抖，她想叫童年，但声音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她想如果夜里在这老房子里传出女人的叫声，恐怕会让周围的居民们害怕的。

过一会儿，雨儿终于大着胆子摸索着墙壁向前走去，她记得从这里到卧室要经过三间房门，她摸到了第一个门把手，那是光滑的金属，冰凉的感觉，门里会有什么？她知道门没有锁，转动把手就可以开门，但她没有这个勇气。雨儿继续向下一扇门摸去，每走一步都能在楼道里感觉到回音，连同着脚下木质楼板的呻吟声纠缠在一起，而且夹杂了她微微的喘息声。

忽然，雨儿感到一双眼睛正在看着她。

她立刻停了下来，她可以肯定那不是童年的眼睛。她向四周张望着，眼前只是夜间大海般的黑暗。而那双眼睛还在盯着她，她确定。

“谁？”雨儿轻轻地叫了一声。

没有人回应，一切都是悄无声息。

踌躇再三，她继续向前走去，她要快点回到童年的身边，雨儿想，只有

他能够保护她。可她只迈出了一步，她就感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她的头上，毛茸茸的，带着热度，中间还有着某种坚硬的东西，她甚至感到那毛茸茸的东西正抚摸着她的脸。她再也忍不住了，立刻尖叫了起来，凄厉的女声打破了整栋黑房子的安静。

卧室的门打开了，童年冲了出来，并打开了走廊里的灯，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雨儿的脸。

“雨儿，发生什么了？”童年冲到了她的面前，扶起蜷缩在墙角下的雨儿。

“有个东西，有个东西在我头上。”雨儿惊慌地喊起来。

“没有啊，你头上什么都没有，就是头发很乱。”童年抚摸着雨儿的头发，然后抬起头张望着四周，终于，他在走廊的尽头见到了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真正的猫眼。

一只猫，全身纯白色的猫，除了尾巴尖上有几点火一样跳动的红色斑点。那只猫正睁大眼睛站在走廊尽头的房梁上看着童年和雨儿。

童年看着那只猫，不禁怔住了，他开始有些微微的颤抖，张大着嘴巴却说不出话来。雨儿终于抬起了头，她回过头去，也看到了那只猫。

她呼出一口长气：“原来是一只猫啊。”她又看了看童年，童年那惊讶的表情让她有些奇怪，她推了推童年：“你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童年依旧像被电击了一样不说话。房梁上的猫稳稳地站立着，姿态优雅，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眼神中透出某种似曾相识的高贵。

雨儿却着迷地注视着那只猫，她赞叹道：“瞧，这只猫简直太漂亮了，尤其是那双眼睛。”

忽然，那只猫踏出轻盈的猫步，缓缓离开了房梁，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阴暗角落里。

那双猫眼却深深印在雨儿的脑海中。

童年终于说话了：“好了，别说了，快回房吧。”

说完，他拉着雨儿回到了卧室里，然后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卧室里新装的灯发出柔和的光，洒在他的额头上，使他的脸显得更加苍白。

雨儿看着他的样子实在不明白，本来是童年来救她的，可现在童年自己怎么也好像被吓着了似的，还要她来安慰。她微微叹了口气，趴在童年的背上说：“童年，你是不是有些事情瞒着我？”

她的声音富于磁性且异常柔和，一点也不像刚被惊吓过的样子，童年总是被她的声音所感染，他渐渐地恢复了正常，长出了一口气，拉着雨儿的手，对着自己苦笑了几下，轻声说：“对不起。雨儿，我小的时候，就在这